



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宗璞的小说：《东藏记》第一章（11）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9-07

[作者] 宗璞

[单位]

[摘要] 无论生活怎样艰难，都是外在的，都要靠自己去面对。现在最使我担心的是峨。我不知道她会走怎样的路。峨的古怪是亲戚们都感觉到的。论环境、教育、遗传，她和另两个孩子毫无差别。

[关键词] 南阳作家群;宗璞;小说;《东藏记》;第一章

第一章(11) 无论生活怎样艰难，都是外在的，都要靠自己去面对。现在最使我担心的是峨。我不知道她会走怎样的路。峨的古怪是亲戚们都感觉到的。论环境、教育、遗传，她和另两个孩子毫无差别。可是她就这么不一样。近来她似乎和家里好一些了，显得懂事些了。不料昨天我听到片断的话，令我猜疑不止。昨天下午我在林边屋前拣菜。峨和吴家馨回来了，在林子里站了一会，轻声说话。听峨说，不要告诉我娘。不知道她们说些什么，似乎各有一个秘密。吴家馨的是关于男朋友的，峨的是关于家里的。我一方面高兴峨还没有交男朋友，那真让人担心！一方面我又不安，关于自己的家，能有秘密，多么奇怪！人的禀性各异，不可强求。峨十二岁时，为小娃周岁煮红鸡蛋，峨两手拿三个有剪纸花纹的鸡蛋说好看。峨跑上去要一个，峨无论如何不给。我说厨房里多的是，给一个罢。峨一句话不说，两手用力，把三个鸡蛋捏碎了。那时的峨正是峨现在的年纪。现在峨已在扫地洗碗，操心着不要暴殄天物了。峨和小娃最让人担心的是长得太快，营养跟不上，会得病的。我要看住的是他们的身体。而对于峨，我要管的是她的心。可那怎么管得住！我得打起千百副精神领她走那些还不可知的迷魂阵，这种迷魂阵其实是在自己的心里，因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更诡秘。只怕我精神不够用。我也不愿让弗之分心。爹，你老人家要帮助我。月色这样好，照得腊梅林枝桠分明。那些枝桠是我晾衣服的地方。我把衣服晾在树枝上，一下又一下伸平，还要不等全干，再展一遍。自从离开北平，我们从来没有熨过衣服。可是我们的衣服仍然平平整整，就在晾衣服时这一下一下的功夫。这样的月色！把高原的残冬妆点得清寒澄澈。爹，记得我在老家时学过吹箫吗？我吹的是曾祖母用的旧箫，很粗，颜色暗红，很容易吹。我拿着箫坐在园中草亭上，爹说，箫声和月色最相配，箫是联系着大自然的。王褒《洞箫赋》中有句：“吸至精之滋熙兮，禀苍色之润坚。”这是说箫身。又形容箫声，“风鸿洞而不绝兮，优袅袅以婆娑”，“其巨音……若慈父之蓄子也，其妙声……若孝子之事父也。”可是现在，爹，我再没有慈父的荫庇了，要行孝也不可得了。好静啊，这腊梅林。后来弗之送过我一对玉屏箫，较细，可惜没有带出来。这箫颜色金黄，上面刻着杜牧的诗：“青山隐隐水迢迢，秋尽江南草未凋。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。”爹记得吗？二十四桥明月夜！全都陷在敌人的铁蹄之下，山河残破，民不聊生，箫声呜咽，归途何处？弗之也说箫是从大自然来的，声音和着月光最好。可是我只在方壶花园里吹过很有限的几次。以后不曾再吹。爹也不曾问过我。爹知道，我的生活里，有更丰满更美好的东西。我教过峨、峨和小娃一首儿歌：“一根紫竹直苗苗，送与宝宝做管箫。箫儿对准口，口儿对准箫，箫中吹出新时调。”我教育孩子们要不断吹出新时调。新时调不是趋时，而是新的自己。无论怎样的艰难，逃难、轰炸、疾箝……我们都会战胜，然后脱出一个新的自己。腊梅林是炸不倒的，我对腊梅林充满了敬意，也对我们自己满怀敬意。我们——中国人！我们是中国人！月色已近中天，弗之仍在写着。爹，我知道，你仍从云朵上向下望着——

